

老张退休已近5年了。他由最初的不适应,到渐渐地适应了退休后的生活。

有趣的是,夫人养了有10年光景的两条小狗,居然成了他家生活的中心。夫人55岁就退了,还在退休头两年,她就张罗着养了两条小狗,一条是深棕色的,一条是灰色的。当初说起来,他心里那是一百个不情愿,但也只能是在心里不情愿而已,丝毫没有挂在嘴上,也没在脸上有所表现。他们给两条小狗取了两个最普通的名字:小棕狗叫黑黑,小灰狗叫灰灰。

很快在他家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秩序。邻里街坊从他嘴里或多或少获知了这一新的生活秩序的内容。每晚他和夫人都下来遛狗,一人牵着一人,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夫人牵着黑黑,他牵着灰灰,在院子里遛跬。

当然,有时也会看到他一个人或他夫人一个人出来遛黑黑和灰灰。无疑,每当这时,不是夫人回了娘家便是老张有了应酬。夫人是个十分安静的人,遛狗时遇到熟悉的邻里,至多也是含笑点点头而已,没有更多的话。老张则不同了,他为人热情开朗,见着邻居总会主动打招呼。

于是,邻居们就会问,老张,遛狗哪?老张就会十分热情地答非所问,嗨,甬提了,现在是

我给老婆做饭,老婆给狗做饭!

有一次,大清早看到老张遛狗,那两条小狗拽着绳子跑在前面,老张紧赶慢赶跟在后面,那两根绳显然被小狗扯得绷紧了。正好一位邻居下楼来遇见了他,便顺口问,老张,遛狗哪?

老张似乎被两条小狗遛得有点愠怒,依然答非所问:嗨,这哪是遛狗呀,是狗在遛我!显然,这是老张退休以后的事了。有一段时间,邻里们发现老张情绪有些波动,也就不多问了。

渐渐地,这院里退休的人开始增多,老张的老伙伴多了起来。于是,他们开始在一起下象棋、打扑克、搓麻将,顺便还能传递传递小道消息,有时也颇具针砭时弊的意味,发泄发泄对某些看不惯的事物心中的不满。

当然,也有几位身体好的,每周总能找个机会相聚,喝上个几盅。老张正好入了这个小圈子。酒桌上的事就不好说了,有时一高兴,保不齐酒也会跟着高一点。

每次这样回来时,他便会受到夫人的轻责。不过,他心里是高兴的,因为和那些老伙伴们聊得那叫一个痛快。

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可预料的事,他家的黑黑不治而亡。这给他夫人的情绪带来很大的

大脸上。

黑炭与伙伴们相比,更有它们无法企及的力量与速度。

这令它的主人苏合在同伴面前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。

黑炭如一股旋风刮了过来。苏合猛地一甩鞭子,空气中传来“啪”的一声响。听起来,这声响动与其他的响动没有什么区别,可黑炭还是听出了细微的差别,它心领神会,慢慢放松四蹄,车子在数次撞击过它的结实有力的后胯后,也放慢了速度。

苏合没等黑炭站稳,身子轻轻一纵,跳下车。接下来,黑炭理应回到自己的位置。这些运输大军好是好,可有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:好斗。嘶鸣是它们好斗的前兆,那无法发泄的雄性力量,只有厮打才是最好的办法。迫于无奈,主人画地为牢,用一根木桩斩断了它们所有的挑衅与幻想。

黑炭是一头桀骜不驯的大驴,驾驭它,当然得有一番好身手。苏合把黑炭驯服得如同一只大羊。不过,这是在苏合手里,在别人手里它不再是一头大驴,而是一头雄狮,一头猛虎……

一次,满都拉想驾驭它,哪知满都拉还来不及发出口令,黑炭便猛地一扬大头,驾着车子一路狂奔。满都拉早有准备,几乎同时出手,一手猛拉辮头,一手扬鞭——“啪!”鞭子狂舞银蛇般飞向黑炭。疼痛,束缚让黑炭体内积聚的能量如火山喷发一般,两个前蹄如两只铁拳,神出鬼没,扫向满都拉。这招术对那些运输大军来说一点儿不陌生。满都拉也猜出来了,这头不服管的黑炭肯定有此表演,他一甩鞭子,鞭子直奔驴脸而去。驴脸是神经最丰富的地方,砭骨之痛让黑炭做出惊人之举,甩身,拖动车子直奔满都拉而来,可身后的车子大大影响了发挥,使它无法转身。满都拉大惊失色,继续甩鞭子。在满都拉眼里,再厉害、再野性的大驴也无不屈服于棍棒之下,黑炭身上之所以还残留着野性,那是苏合手段太软弱了,今天,他就要替苏合收拾收拾这头大驴。

鞭子如雨点般劈头盖脸砸向黑炭。黑炭皮糙肉厚,鞭子只有落在神经丰富的脸上才有效果。黑炭大头左冲右突,巧妙躲过鞭子的袭击。满都拉使出浑身解术,却无法击中黑炭,这令众人哈哈大笑。

满都拉急了,如火烧屁股的猴子,在黑炭面前蹦来跳去。满都拉只顾着发泄了,忽视了一点:他与黑炭的距离越来越近。满都拉再一甩手,这次黑炭没有躲,而是一甩大头,巨嘴扑向满都拉。满都拉只感觉眼前一晃,有东西向他飞来,至于是什么,没有看清,不过,一股腥乎乎的气流提醒他,这来自于黑炭。出于本能,满都拉转身就跑。多亏他跑得快,只听“刺啦”一声,满都拉身上的衣服被撕下一条。黑炭意犹未尽,一甩大头,布条如旗帜一样飞扬。满都拉惊魂未定。

从此,没有人敢招惹黑炭。

苏合还是大意了,黑炭没有回到属于它的地方,而是径直扑向离它最近的一头大驴。这头灰色的大驴丝毫不亚于黑炭。黑炭叫嚣着扑来时,灰驴如雷霆万钧之势扑了上去,可惜,绳绳大大影响了它的发挥。灰驴当仁不让,身子尽力一甩,屁股对准了黑炭。灰驴也驾着车子,这一甩,等于把车子对准了黑炭。

黑炭来势凶猛,万万没有想到,眨眼间有辆车横亘于眼前。黑炭想收住四蹄已经不可能了,如果它不及时采取措施,它的前肢就会被车子撞断。众人全都惊呆了,连那些嘶叫助阵的大驴也偃旗息鼓,它们似乎知道一场灾难将降临在黑炭身上。

人已到8个,唱主角的张召娣委员迟迟未到期。打电话催问,张召娣手机关机。问张的女儿,说是妈妈跑三州去了。问她跑什么地方。她说杭州、苏州、常州。问她跑三州做什么去。她说妈妈与赵叔叔一起,催讨外欠款去了。会议作出决定,给张召娣同志行政记过处分。

某报发表了一篇新闻稿件,题目两行并列:缓执行急奔三州,历经艰辛终获三赢。记者是这样表述三赢的:第一赢该赢,俞某拿到了足额执行款;第二赢险赢,赵某收回外欠款,大大超过应付执行款;第三赢创新赢,职工齐心协力保公司,自身利益尽在不言中。

俞某与张局不期而遇。俞某低着头说,张局我告你对不住你,我去县纪委撤诉。张局说不必了,司法界欢迎群众监督。你说老赵那个手提包,“怀胎”而进“分娩”而出,确有其事。纪委找我谈话,我作了检讨,把老赵送的茶叶退还了。

张局回到家,把那篇三赢的稿子剪下来,与宋鱼水的双赢贴在一起。女儿说,妈妈,三赢我是随便说的,哪知你真了,结果害得你受苦受累受处分。张局淡淡一笑说,“自讨苦吃苦亦甜”,这“苦亦甜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?女儿说,我想,中国梦大概就是这个味吧?

灰 灰

□艾克拜尔·米吉提

挫伤。有那么几天,他夫人食不甘味、夜不能寐,甚至还为黑黑流下过伤心的泪水。

由是,灰灰自然成了他家的中心。他们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,被聘到香港一家金融公司去了,一年到头也不回家,更甭提娶妻生子的事了。他们俩差不多成天围着灰灰转,老张更是灰灰长、灰灰短地叫得心欢。

更惨的一幕接踵而至——灰灰突然双目失明。他们抱到宠物医院去看过,那挂号费就300元,与三甲医院专家号可以比肩。宠物医生作了仔细检查后宣布,灰灰患的是青光眼,已处不可逆转期。老两口望着灰灰突然感到心底一阵悲凉——原来,不论是人是狗都会患病,而且生

身上。黑炭不愧是黑炭,它猛地立起前蹄,躲过车子。

灾难对它来说并没有结束——它前肢虽然躲过去了,可后肢面临着同样的窘境。更何况这个时候,灰驴身子转来转去,车子再次接近黑炭。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黑炭的前蹄落在车子上。几乎在同一时刻,黑炭猛地抬起后蹄,好嘛,黑炭竟然站到车上了。

这一切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。众人算是大开眼界了。黑炭落到车子上,上不去,下不来,被死死地卡在那里。灰驴得寸进尺,驾着车子左摇右摆,两辆车子撞出可怕的响声。众人不敢怠慢,一方护住灰驴,一方想方设法把黑炭弄下来。黑炭独占了车子,众人无法达到近前。铁车又斜插在地上,一时无法撼动。

这边黑炭老实了,那边灰驴却风起云涌,它似乎知道黑炭的处境,想乘黑炭之危,纵身向前一蹿。谁也没有想到灰驴

黑 炭

□许廷旺

会来这一招,再想喝住灰驴已经不可能了。灰驴挣断缰绳,沿着砂石路疯跑起来。

苏木人终于看到了他们一生不可能再见的一幕:一辆驴车载着另一辆驴车在砂石路上狂奔。

不知黑炭是不愿意享受被同伴拉着疯跑的美事,还是站在车上的滋味不舒服,它终于等来了机会,借下坡之势,如同上车一样轻巧,轻松地站在砂石路上。

三

昨天下了一场雨,空中弥漫着青草的香味。

黑炭满载着一车物资,苏合轻轻一甩鞭子,黑炭心领神会,迈开四蹄跑动起来。其实,车子跑动起来,借助惯性的力量,原比人想象的要轻巧得多。苏合身子向上轻轻一纵,稳稳地坐在车上。黑炭背后就像长了双眼睛,知道苏合坐上了车,晃动大头,向苏木外驶去。

雨后,天空清新,青草浓香……这一切都撩拨着黑炭的神经。此时,它惟有用奔突表达雄性的力量与激情,而那持续不断的亢奋嘶鸣向它的同类宣战:我来了!不用苏合指挥,黑炭轻车熟路,草地在它身后快速退去。

不多时,黑炭看到了同类的身影,那是早它一步离开苏木的伙伴。黑炭仿佛看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,一路吼叫着,追了上去。

车上的主人乜斜着黑炭,一脸嘲讽。这场雨很大,低洼处积满了雨水。惟有很硬压过的路才安全,尤其是拉着一车重物,一旦误入烂泥中,没有半天的时间是出不来的。黑炭身子已贴在前车的车尾,主人却没有让开的意思。

苏合很愿意跟在同伴后面,他们同去一个目的地,有人在前面领路,省去很多麻烦。也可以借机山南海北地胡侃一气,打发漫长的时间,可黑炭不随他的愿。黑炭突然向左一甩大头,由于用力过猛,苏合身子一歪,还没等他反应过来,黑炭已偏离了原来的路。路旁汪着积水,黑炭不知深浅,迈动四蹄冲进水里,一时间水花四溅。更可怕的是,积水太深了,竟然吞掉了半个车轮,在黑炭蛮力的作用下,车轮如同水车似的,水花飞舞,响声连连。

苏合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。

黑炭两眼紧盯着黑炭,千万别停下来,一鼓作气冲出去,才不至于陷在烂泥中。黑炭似乎深知这一点,它昂扬着头,粗壮有力的脖颈伸得直直的,身上、后尻上的肌肉凸起,凹进,凹进,黑炭把伙伴甩在后面,它选择了—个较平坦之处,大头一偏,回到原路上,整个超车过程完成得干净利落。

黑炭就这样把伙伴一个接一个甩在后面。眼下,它的兴趣不仅仅在于奔跑,而是满怀信心地超过伙伴。很快,它遇到了最大的对手,这个对手不是同类,是一匹高大的红马。

满都拉的运输主角是惟一的一匹马,满都拉也正是仗着脚腿灵便的红马,比別人揽到更多的运输任务。黑炭的一路嘶叫,满都拉早就听到了,没等他发出命令,红马扬开四蹄,跑动起来。满都拉很满意红马的表现。红马高个体大,当然它身后的车子也大出一圈。因为不合谐的车体与跑动的红马难以协调一致,红马跑动起来,车子一颤一颤的,坐在车上的满都拉当然也会一颤一颤的,满都拉很满意这个结果,别人想享受还没有这个条件呢。

黑炭两眼紧紧盯着红马,四蹄敲击着路面,轰隆隆地追了上去。红马当仁不让,那越来越近的嘶鸣让它知道该做些什么,红马晃动身軀,硬如坠铁的大蹄铿锵有力地击打着地面。不得不说,红马确实不适宜干这些粗活儿,身后的车子大大影响了红马的速度。而对于身材略小的黑炭来说,更适合这种工作。

满都拉大吃一惊,他与黑炭的距离不是扩大,而是在缩小。满都拉深知黑炭的驴脾气,知道它要干什么,他冲红马扬了扬手中的鞭子,在红马头顶制造出一连串的“啪啪啪……”响声,红马扬头甩尾,加快速度。

尽管红马使出浑身力气,仍可改变不了它与黑炭越来越远的距离,最终,两车首尾相连。

就……上……上……头……了……

老张抑制不住打了几个酒嗝,脚下拌蒜——趔趄着。

夫人当下叫了起来,你看你,要吐了吧!瞧你这副德性!都醉成什么样了,你!

这时,一直在一旁静卧的灰灰突然冲着夫人汪汪叫了起来,引得夫人不免略略一怔。老张嘴里含混地嘟囔着什么,歪歪斜斜地走进自己的卧室,和衣躺倒在床上,一切便昏然不知了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,他发现灰灰破例地蜷伏在自己脚边,依偎着他的脚。老张不觉把灰灰抱在了怀里。

老张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,他一下床就忙着给夫人做早饭,夫人也忙着给灰灰做饭。但是,奇怪的一幕发生了,灰灰不愿意吃夫人做好的早饭,蜷伏在黑张床上不肯下来。

夫人努努嘴,示意着灰灰,说,自打昨晚你酒醉回来我数叨你几句,这灰灰就不肯进我的屋,跑到你床上过了一夜。夫人在一旁轻轻摇头。

老张鼻根突然有些发酸。他克制住自己,心想,难道我真的是老了?

黑炭并没有马上超过红马之意,一路上的奔波大大消耗了体力。再说,红马的速度也不慢,紧跟红马不是轻松之事。

满都拉看到这儿,紧急的心放了下来。满都拉有个奇怪的想法,他的红马怎么能输给一头驴呢?黑炭再厉害,也不过是一头驴,它怎么能与草地上的精灵相比呢?苏合呢,更懒得去想这件事。两人都忽略了黑炭,黑炭骗了满都拉,也骗过了红马。黑炭之所以没有超过红马的意思,是积蓄力量,选择合适机会超过红马。

黑炭两眼紧盯前方,终于寻到了机会,大头往左一偏,驾着车子冲了上去。苏合大吃一惊,这是个下坡,坡底存积了一潭水。制止黑炭已经来不及了,一心要超过红马的,根本听不进主人的命令。

马眼的视野范围能看到360度,所以黑炭在红马视线中时,红马也加快了步伐,一马一驴,两辆车,并驾齐驱,如两辆战车势如破竹从高坡上冲下来。“啪”,“啪”……平静的水面被一马一驴击碎了,随后而来的“哗哗,哗哗……”响声让人误以为河水涌动。

红马、黑炭一口气冲过积水。往坡上冲时,黑炭出事了,只听“扑哧”一声闷响,车子死死地陷入烂泥中。

苏合这个气啊,“啪啪啪……”抽打着黑炭。黑炭左冲右突,一番折腾的结果,无非是把水搅浑。黑炭空有一番本领却无用武之地,除了用嘶鸣表达愤愤不平外,再也找不出其他的发泄方式。而在苏合听来,黑炭的嘶鸣是向他示威、叫嚣、挑衅……苏合怒不可遏,鞭子劈头盖脸地落在黑炭身上。黑炭没有屈服,越惩罚,越倔强,越反抗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黑炭肩胛处的枷板断了。

苏合,满都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车子弄出泥潭。其间,黑炭似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,低着头,神情凄然……

两人本以为有了刚才的教训,黑炭能收敛,哪知,再次出发后,它又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。真不愧是一头偏驴!

四

这是一条近百米宽的裸露河床。运输大军为了抄近路,硬是在河床里开辟出一条路来。离河床越来越远,黑炭却放慢了速度。苏合不解,黑炭活力四射,永逞强好胜。不解的事还在后头呢——黑炭突然停了下来。

苏合看看黑炭,看看附近,没有异常。他催动黑炭上路,黑炭却一反常态,纹丝不动。苏合催促了数次,黑炭都置若罔闻,苏合纳闷了,这是从没有过的。苏合忽然想起来,现在是春天,正是各种牲畜对异性极其敏感之时,可附近并没有异性,好好的黑炭却耍起了赖。苏合刚要发火,他看到奇怪的一幕:黑炭的前肢不停地击打着地面,大头频频嗅闻着地面。苏合心里一惊,黑炭发现了险情,真有遇到危险时,黑炭才有如此表现。

草地里,能威胁黑炭的也只有狼了。

春季,正是狼最难熬的季节。附近光秃秃的,不可能隐藏着狼。苏合下了车,向前走。他刚走出几步,不好,黑炭转身向来路跑去。苏合疾手快,抓住了缰绳。黑炭要逃,苏合不让,一人一驴拔起了源。

有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到这里。众人惊诧黑炭的表现。惊讶归惊讶,可众人有一点不明白,既然黑炭意识到有险情,那么其他的大驴也应该有预感。再看这些大驴,并没有反常行为。退一步想,即使有狼也不怕,人多驴众,狼还没有胆大妄为到如此程度。

苏合也好,众人也好,他们都忽视了一点,动物对灾难的嗅觉远不是人类是所能察觉的。

此时此刻,黑炭仿佛是一头从没有从事过此项劳作而又胆小的驴。众人好像忘了黑炭昔日的表现,大有帮助黑炭战胜困难的意味,他们毫不掩饰满腔热情,于是在前有人拉、后有人推的情况下,硬是把黑炭推到河床上。

黑炭一直没有停止反抗,扭动身躯,大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嘶鸣……给人的感觉,众人是把它推向屠宰厂,它看到了魔鬼般的屠刀……

黑炭晃动身軀,铁车发出可怕的响声,车上的物资纷纷滚落……众人一时无法制服黑炭。黑炭终于挣脱缰绳,身子一旋,疯狂地冲向岸边,它速度之快,神色之慌张,完全超出众人的想象。

奇怪的事发生了,从远处传来雷声。众人一惊,好好的天,怎么还打起雷呢?雷声越来越大,轰隆隆地由远及近。

众人寻声望去,只见河床上涌进一个白色怪物!怪物如同魔鬼,一路吼叫,以排山倒海之势碾压过来,所过之处,碎石、土块……呼啸而起,伴随着天崩地裂的响声。

众人失魂落魄,仿佛被白色魔鬼夺去了性命。这是凌汛。天气突然转暖,河水迅速融化,河水中夹杂着大量冰排铺天盖地涌来。凌汛破坏力极大,能轻易冲毁坚固的河岸……凌汛如白色战舰浩浩荡荡涌向下游。

再看黑炭,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,瞥了一眼河床,低下头,啃吃着枯草。众人忽然明白,黑炭的一番异常是提醒众人,可惜他们却没有察觉。

如果某一天苏木里少了它的身影,总会有一些人不由得叨咕:黑炭怎么没有出现过呢?



某法院执行局局长张召娣,看剪报入了神,喝茶忘了掀盖子,嘴巴在杯盖上噙,眼球在剪报上滚。报载,北京有位女法官宋鱼水,创造了民事审判双赢的奇迹。张局看着看着陷入了深思。败诉方有“赢”的感觉,这在法理上能找到依据吗?这个司法界的典型有没有推广价值呢?张局脑子进水了。进的什么水?宋鱼水。女儿突然跑过来说,妈妈这道题我做不出来,妈妈说去去,自己动脑子。女儿凑过来说妈妈,这份剪报我看过,宋法官创双赢很棒,我要是当法官创它三个赢,你信不?妈妈说你的想法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?女儿说妈妈,数学有一题多解,办案也应该有一案多赢。妈妈说怎么赢?女儿说去去去,自己动脑子。

俞某胜诉要求强制执行,赵某败诉请求暂缓执行。张局好似摇摆,在“强制”与“暂缓”之间摆来摆去,脚步不容分,因为执行是受法定时间制约的,“暂缓”难度太大。然而,本案又不得不暂缓。赵某报告后面附有500多位职工签名,每个人都按着红色手指印,似说强制执行,公司倒闭、职工失业,后果严重。那些手指印闪出的目光,是乞求,是喊救。张局被喊醒了。显然本案涉及第三方利益,这第三方不就是三赢中的一方吗?女儿的话很天真,谁知“天真有理”唉,那些手指印总在张局面前晃来晃去,挥之不去。

三 赢

□杨明火

俞某要求强制执行,张局拖而不办。几次催问都说别急别急。俞某怀疑张局手脚不干净。一个偶然,俞某发现赵某夜访张局长,东张西望在先,举手敲门在后,行动很阳光。俞某看到赵某的手提包,“怀胎”而进“分娩”而出,那“孩子”送给谁了?俞某忿愤难平,向县纪委进行举报。

母亲节女儿送给妈妈一幅画。画的是一座山,山上绽放一朵三赢之花。妈妈爬到山上举手欲摘。画的两边有一副对联,一边是“自筑高山自攀登”,另一边是“自讨苦吃苦亦甜”。署名:小小中国梦。妈妈看激动得双手发抖,紧紧地抱吻女儿,泪珠滴落小小中国梦的脸颊。

今天,法院审判委员会开会,专题讨论对赵某公司强制执行。委员9